

History in the Smile

历史在微笑

刘红星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历史在微笑

History in the Smile

刘红星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在微笑/刘红星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5. 1
ISBN 978-7-5426-5050-4

I. ①历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古代哲学—比较哲学—中国、
西方国家②中华文化—研究 IV. ①B21②B502③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6371 号

历史在微笑

著 者 / 刘红星

责任编辑 / 殷亚平

装帧设计 / 鲁继德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200 千字

印 张 / 14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050-4/B·389

定 价 / 38.00 元

敬启读者,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-66019858



朋友，您好。如果您对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感兴趣，这本书或许能抛砖引玉。这是我十多年读书和思考的结果，写作理想是：深入浅出，雅俗共赏，力求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”。

我是中文系出身，在大学教书，一度对逻辑很入迷。正当我在文学、历史和哲学各家随意串门时，1989年的中国，扭转了我的学术命运。从那年6月之后，我开始思考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。

1996年在北京大学，我以中国先秦经典为背景，开始研究古希腊。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《先秦与古希腊：中西文化之源》，第二年在市面上售罄。在“新浪爱问”网上，如今还有人下载，下载数量远超当年印数的4000册。

后来陆续在国外行走、学习、思考。在日本山口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料室的徘徊，让我沉吟西学与东学的交融。法国北部小城 FENAIN 雪夜的别墅，就



着壁炉的温暖与老何 (Bruno RESSUCHE) 讨论佛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异同及影响。

再度赴法国,从北到南,继而向西,游历和工作与共,一路探新求知。与 LAMBERT 一家、André VOISIN 和 Nicole ESTEVE 等朋友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,与 Julie LAMBERT 共同旅行的碰碰撞撞,让我在感性和细微中体味中西文化的异同。

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,在政觉新 (John ZHENG) 家热烈的大餐桌上,与来自波音、微软、IBM 等的朋友们讨论“细节”的中西差异,成为我录音的热闹珍藏。西方的教堂、城堡、墓地,是我屏息静听历史微笑的气场。

十余年来,在中西文化源流中徜徉,我乐此不疲。因为理解了源头,就能更好了解潮流。读大学时,我好奇地去读康德和黑格尔,其中的物自体、绝对精神等等,十分艰涩。后来理解了柏拉图的“理型”,就了解这些形而上学概念的来源了。这些概念所形成的观念,是西方宇宙观的基石。宇宙观涵盖最广,是人类精神的囊括,包括有形和无形的世界。

虽然宇宙观看不到,摸不到,却暗暗控制着人们的言谈举止,乃至衣食住行。一个文化的主要观念,自古至今都在社会上氤氲蔓延,代代沿续,不断濡染其中每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这些从小被潜移默化的观念,人们往往理所当然以为天经地义。特别是拒绝了解和理解其他文化的时候。

因此,近些年我更关注中西文化不同观念的比较。因为我看到历史一直微笑着,在俯瞰当下。可以说,中国人的血液里,静静流淌着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和法家的基因,一旦运动起来,便血脉贲张。西方人的心灵里,深深埋藏着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精神,哪怕是逆反的灵魂,也难脱窠臼。

了解自己的文化尚不容易,更何况来源复杂、求新求变的西方文化。从

前在一些著名景点，替人拍照的摄影师为图方便，往往在他认为最好的角度，画上一双脚印，让游客甫一落脚，立即按下快门。如果一直站在自己文化传统的脚印上，能够真正理解其他文化吗？

这双脚印，就是释义学 (hermeneutics) 所谓“理解的前结构”。因为在主动理解之前，人们早就被传统灌输了。这些前有、前见、前设已经套好一个模式，框住每个人的思维，让人们朝思暮想却不觉不晓。这就是文化的惯性，思维的情性。所以西方不断有所谓哲学家跳出来，敲醒人们被麻痹的思想。

只有通过移步观景，换位思考，感同身受了解异文化的思维方式、基本观念和核心价值观，才能真正理解对方。在比较中，我也对中国文化的基础观念、人生观及价值观进行仔细梳理，重新审视传统赋予我的各种观念。这个不断对比反省的过程，改变了我原本的观念。

因为研究领域的跨界，所以各方各面都不一定待见。但在自己喜欢的角落里劳作，种树莳花，浇水施肥，自得其乐。而且不进入学术流派，不受学术时髦左右，不被学术界限框死，未尝不是好事。

这十余年来，我积累了一些读书笔记和旅行日记，试图写成一本小书，有趣味有见识，使人阅读轻松；让学术和资料也经得起专家挑剔。通过写作和修改，把思考深化和系统，让自己想清楚，想透彻，讲得明明白白。我喜欢以文会友，带上自己这份“小吃”，与各路朋友谈天说地，开阔视野。

2010年秋天在云南大理巍山古城，我写出《历史在微笑——寻找中西观念来路》一书，总共41篇文章，每篇三千字左右。文章既单独成篇，也有逻辑联系。通过讲故事、讲道理，系统对比，凸显中西观念差异。精心比较选材，让故事出新意。反复调整结构，把握节奏轻重。倾心字、词、句，尽力阐明所悟所思。



历史在微笑

上海有一句俗话：痢痢头儿子也是自家的好。尊敬的朋友，请原谅我絮絮叨叨。现在我把我家痢痢头交给您了，请多多指教。

刘红星

2013-9-1, 11:41, 多云

——目录——

前言 / 1

-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. 追问意义 / 1 | 13. 诸神死了 / 61 |
| 2. 科学很“科学”吗 / 6 | 14. 求真理与立道德 / 66 |
| 3. 世界到底从哪里来 / 11 | 15. 诗歌与逻辑 / 71 |
| 4. 人类从哪里来 / 16 | 16. 逻辑的故事 / 76 |
| 5. 世界中心在哪里 / 21 | 17. 谁发明了逻辑 / 81 |
| 6. 纯种与杂种 / 26 | 18. 数学崇拜 / 86 |
| 7. 源头故事的昭示 / 31 | 19. 超越是什么东西 / 91 |
| 8. 谁来管教帝王 / 36 | 20. 超越与时间 / 96 |
| 9. 人的立足点在哪里 / 41 | 21. 唯物还是唯心 / 101 |
| 10. 文化的连续与断续 / 46 | 22. 什么是真道德 / 106 |
| 11. 语言的故事 / 51 | 23. 最早的民主不大好 / 111 |
| 12. 人类精神的飞跃 / 56 | 24. 理想国能否实现 / 116 |
-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5. 一个人就是图书馆 / 121 | 31. 不一样的生活 / 151 |
| 26. 法治与法制不一样 / 126 | 32. 不一样的爱好 / 156 |
| 27. 合乎自然而生活 / 131 | 33. 女人的历史是沉默 / 161 |
| 28. 庄子与怀疑主义 / 136 | 34. 劳动神圣 / 166 |
| 29. 快乐和幸福在哪里 / 141 | 35. 小爱和中爱 / 171 |
| 30. 不一样的水土 / 146 | 36. 大爱 / 176 |



37. 慈善的远近 / 181

38. 撒谎必死 / 186

39. 自由与个人主义 / 1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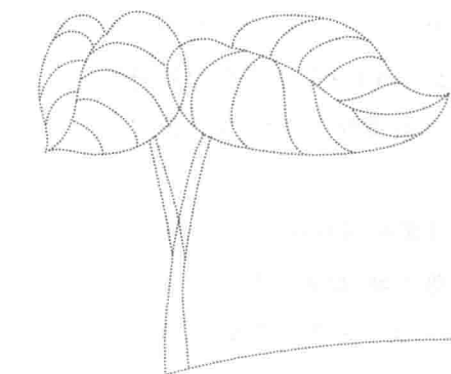
40. 中庸与极致 / 196

41. 从西方看中国 / 201

参考书目 / 207

后记 / 215

追问意义



在中西文化源头沉浸的岁月里,我常常沉醉于观念比较。人是由身体与精神构成的。正是精神,使人与动物不同。人类物质文明如今一泻千里,可人的精神有多少进步?精神的深处,只有观念在闪烁。不同文化的核心观念被传统坚决呵护着,顽强遗传下来了。

要想真正理解西方文化,应该知道西方传统文化的立足点及其公理——其实就是核心观念。因为文化是有惯性的,思维是有惰性的,无论中西都一样。核心观念是人们思考世界、人生的出发点,也是衡量事物价值的基础。许多时候,人们为人行事大相径庭,却源自对同一个观念的“是”或“否”而已。

1969年美国人飞进了月亮。面对浩浩茫茫的宇宙,宇航员向上帝表示感谢,在月空中朗诵《诗篇》(8-4):人算什么,你竟顾念他?世人算什么,你竟眷顾他?——这是对无限与未知的敬畏和感慨,并把《圣经》留在月球上。因为这个文化坚信:世界有意义,因而人生也有意义。



人最要紧的问题其实不外乎：是与非、目的和意义。从古到今，不同个体、不同民族都在思索追问：世界从哪里来？我从哪里来？关于创世的神话和传说，就是人类最初的思考。其中不同文化的故事耐人寻味，并由此导致各自宇宙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截然不同。

中国最有名的是盘古神话。盘古出生在漆黑的蛋壳中，一万八千年以后，挣开天和地。阳气清轻升为天，阴气浊沉落为地，盘古在其中一天变九次。天每日高一丈，地每日厚一丈，盘古每日长一丈。一万八千年后，天地长成，相距九万里。

西方最著名的故事来自《圣经·创世记》，这也是全书的开头：“起初神创造天地。”盘古在受限制的蛋壳中生长，可西方这位神却不受限制，而且不生不灭。他辛辛苦苦工作六天，造天地造万物，最后一天造了人。当一切就绪，第七天他就歇息了。此后，神一直监督和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。

这位源自犹太教的神，立下第一个规矩：星期天是圣日，要休息。如今全世界所谓文明人都知道：星期天要休息。请注意，犹太人把时间分为神圣时间和普通时间——不要小看这个观念：神圣时间是纯洁的，用来清洁整理在世俗时间中没空照料的灵魂。

西方的这位神永远不死。而盘古开天辟地之后，却精疲力竭死去了。可是他的身体还支撑着天和地。天帝不高兴天与地相连，派人去肢解盘古的尸体。于是，盘古的头屹立成群山，眼睛和头发闪散为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他的血液化为江湖海洋，声音发出闪电雷鸣，呼吸变为呜呜的风，皮肤和筋骨倾注成美丽富饶的大地和矿产。

可敬的盘古以他的精力和身体作牺牲，为人类创造了世界；同时也退出了这个世界。我们尽管享受或不满这个世界，但从此可以不理睬他。因为这不过是神话而已，不能当真。

与西方不同,盘古不是最高神。这或许暗示了中国的传统:最高领袖往往不劳动。治水成功的大禹后来当了最高领导,是否还劳作?而且盘古也没有造人,造人是女娲的事。他们是各自为政呢,还是上头命令,分工合作?他俩造天造地造人是奉命而行,还是自愿创造?不知道他们工作时心情如何,是否认为这工作有意义?

我们只听说女娲用泥巴造人,最后造得不耐烦,于是抡起绳子甩出泥团来充数。这些滥竽充数的泥巴团,就是低等人或畸形人。

《圣经》的创世故事,与中国神话完全不同。被中文翻译成“天主”或“上帝”的这位神,是最高主宰。他主动创造世界,独领风骚,精心设计,亲自劳动。上帝对每一天的创作,一直“看着是好的”。到第六天造了人,他简直认为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”。(详见《创世记》1章)

这说明神在劳作时心情愉快,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。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,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。他创造的时候,一直在说话。其中的经典是——神说:“要有光”,就有了光。(创:1-3)我最爱的一个人送我一本关于神话的著作,开玩笑说:神说的话,就叫“神话”。

可西方很多人并不认为《圣经》是神话。比如,英国神话学专家艾恩斯女士写的这本《神话的历史》,罗列了全世界所有的神话,却只字不提圣经故事。与世界上其他神话不同,基督教的这位神不会死,从古到今一直活着,与人类休戚与共。这是一种坚定的信仰。

我们不得不承认: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是西方文化,西方文化的主流是美国文化,美国文化的主流是基督教文化,至今仍然富有生命。例如《美国高等教育记事报》1994年“年鉴大事”发表对全美427所高校22万余一年级新生的调查报告显示,美国大一新生在过去一年中最多的活动依次为:第一,与同学一起读书(85.1%);第二,参加教会的活动(82.2%)。



据 2003 年哈里斯民意测验(Harris Poll):79% 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上帝,超过 1/3 的人说他们参加宗教仪式每月一次或更多。美国总统候选人,如果谁敢斗胆宣称自己不信上帝,那就甭想竞选总统。更不要提当总统了。因为在西方传统观念看来,没有信仰就没有敬畏。没有敬畏之心的人什么都敢干,这样的人不足以信任。

为什么相信基督教?这个问题,三言两语讲不清楚。但愿在写作本书的过程里,我能理清思想,把多年的学习心得深入浅出,与您分享和讨论,这便是我的人生意义之一了。

古代西方哲学家提出三个问题: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到哪里去?这是对人生的追问。对个人来说就是:人生是否有意义?这意义在哪里?对人类来说同样如此:世界本身是否有意义?如果世界本来没有意义,人类以及人生是否还有意义?

关于人生的意义,姑且把它分为三种:当下意义,就在此时此地,能够立竿见影;长远意义,纵观今生今世,或能享受拥有;永恒意义,则跳出此生此世,超越物质含意,指向未知和未来。

很久以前我读过一本书,是关于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“星云假说”,他认为宇宙星球是由茫茫星云聚合而成。记得有一个夜晚,独自躺在草地上看满天星星和月亮,心痛地感受到,在无边无际宇宙之苍凉夜空下:我,算什么呢?

从精神角度而言,观念决定一切。不同的文化赋予人不同的观念,特别在幼小时候。中西文化的差别说不完道不尽,但最关键的观念,有时仅仅一字之差,竟让这两个文化东西对立、黑白相反了。比如,世界是否有意义、人生是否有意义、有神还是无神等等。观念不同,看到的世界或多或少,获得的世界或大或小。

从古到今，作为西方文化底蕴的基督教，坚信这个世界本来是很美好的，终究是有意义的。世界有美好意义，人生才可能有美好意义。因为有一位神关爱这个世界，在监督人们操守真善美，最终还要审判所有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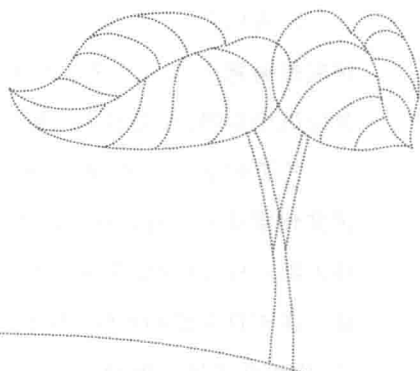
不要轻看西方的“末日”概念，这让人生和社会高度警觉。这个观念在中国文化里从来没有。在中国大陆无神论盛行，人们通常认为，死亡对好人和坏人都一样，这很公平嘛。人死了，一了百了。然而，美国主流文化根本不同意。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不是人人都一样，好坏一笔勾销。不是的。就是死了，你也必须接受审判。

好莱坞的末日灾难片层出不穷，花样翻新。例如美国电影《神秘代码》，由著名影星尼古拉斯·凯奇主演。在影片中，他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孩在末日来临之际，被选中离开地球。在无奈地目送儿子之后，尼古拉斯·凯奇返回教堂，与一直疏远的父亲和好。在天崩地陷死亡降临的最后时刻，他父亲说：孩子，这不是结束。

比较中西的创世故事，终极观念是：这世界是否有美好意义。对这个问题，中国文化一开始就不置可否。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，唯物主义成了主流，世界本身当然无所谓美丑。如果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意义，那么人生的美好意义要去哪里寻呢？

如今，我来云南大理的巍山写书。夜深人静写累了，推门出去，倚在小楼栏杆上，仍然喜欢一个人看星空。这本书，就是一颗转瞬即逝的渺小流星，在追问永恒深沉的大宇宙。朋友，您愿意和我一起去追问吗？

科学很“科学”吗



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？英国人李约瑟说：有！于是他从 1948 年开始主持编撰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，那年他 48 岁。到 1995 年他去世，已经出了 16 册，预计要出 32 册。把下半生献给中国古代文化的李约瑟，曾经提出一个问题：中国在 3—13 世纪的科学知识水平让“西方所望尘莫及”，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？

可是很多学者认为，中国的技术与西方的科学根本是两回事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是有技术无科学。所谓科学，是西方逻辑思维方式或者西方数理传统的产物，因此所谓“李约瑟问题”是一个假问题。

让我们回到公元 16 世纪。那时候，欧洲近代科学欣欣向荣。在明朝万历年间的 1582 年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，当时他 30 岁，从此再没有回去。他 58 岁时去世，葬于北京。想当年他向中国人展示地球仪，聪明好学的徐光启或许会问：这是什么球啊？

那时甚至以后，中国绝大多数人依旧以为天空是圆的，大地是方的。如果中国人生活在火星，绝不会像地球人这样，去践踏温柔动人的月亮。中国的月亮，是让奶奶讲讲嫦娥的故事，让苏东坡代表我们思念亲朋好友。如果中国人一直住在火星，永远不会知道“电”是什么东西，也没有电灯、电话、电视和互联网。那简直是神话。

利玛窦上贡的西洋琴和自鸣钟，让躲在深宫里的万历皇帝喜欢；利玛窦亲自绘制的地图，让徐光启震动；他带来的新知识新思维，让中国精英倾倒。徐光启后来信了天主教，教名是保禄。他与利玛窦合作，翻译古希腊欧几里德的《几何原本》前六篇，著《农政全书》，编《崇祯历书》等，这都是一般士大夫不干或干不了的事。

自从罗马把基督教奉为国教以后，基督教就在西方文化里生根开花结果，后来甚至很霸道。17、18 世纪以来，欧洲人从很多传教士书信中听到中国。据说这样一个古老大国居然不相信上帝，照样活得好好的。于是从启蒙运动、法国大革命以来，欧洲一些思想家继古希腊某些哲人之后，开始了新一轮杀神。

所以相对美国文化而言，欧洲的启蒙理性与上帝渐行渐远。于是最初来自清教徒移民的美国，自以为是“新世界”，不无贬义地指欧洲为“老世界”。不过美国的虔诚基督徒却认为，美国如今也是世道浇漓，人心不古。

中国从“五·四”运动以来，热烈拥抱欧洲启蒙精神，非常欣赏法国大革命。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古希腊略知一二；对基督教几乎不屑一顾：西方人唾弃的东西，我们更不要。有些时候，中国主流也忙活着割断传统。例如，“五·四”和大陆“文革”期间。

如今恐怖分子的嚣张，造成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紧张，更不要说他们各自内部教派之间的打斗或冲突。因此有人说，当今世界如果还有一个



人人信奉的宗教,那就是科学了。有一位学者恩斯特·马赫索性说:“科学已经变成了一座教堂。”(《英美哲学家圆桌》,第32页)

那么,科学这“宗教”如何解释世界来源?

研究世界来源的是宇宙学,以“亿年”为单位。2003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:有科学家宣称已经研究出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,其误差不超过1亿年。这也忒精确了!一般宇宙学家只敢说,宇宙的年龄大约在150亿—200亿年。宇宙有多大呢?中国大陆杂志《英语世界》2006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说,天文学家已测量出宇宙的大小,是1560亿光年。

宇宙有些什么东西呢?据说,宇宙间大约有1000亿的银河系,一个银河系大约包含1000亿的星体。后来我又听说,一个银河系大约包含2000亿的星体!看看这些科学家,有多随意。这让人不禁疑惑:科学这个宗教,真的很科学吗?

读到这里,不知您是否已经乏味。关于世界来源的这些所谓科学理论,最初都是西方思维的原创。这些科学家或是西方人,或是接受西方教育,皈依西方思维,按照科学规矩干活。

我们的老祖宗太明智,不会干这种胡乱猜测的事情。如果一个秦国人来到今天,他会问:讲这些有什么用?中国有个故事“杞人忧天”,说杞国有一个人,居然担心天崩地陷,整天愁得吃不下睡不着。后来经过聪明人调教,便高高兴兴不再操心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儿。这个成语在中国有贬义,嘲笑那些不必要的忧虑。

可是,西方的老祖宗就爱干这种事。人们公认,西方的科学精神源自古希腊。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不在希腊本土,是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,一个叫米利都的地方。那是希腊人的殖民地。米利都最有名的人是泰勒斯,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。他整天望着天空想入非非,有一天因为专心看天而掉进井